

花山文艺出版社

绿色的爱

张凤洪 著



绿色的爱

张凤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作者小传

张风洪，男，一九四四年生，山东省黄县人。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先后在工厂担任助理工程师、在机关做秘书工作。一九八一年调出版社当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现任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九七九年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著有中篇小说集《异域乡恋》、中短篇小说集《绿色的爱》、人物传记《梨园女武生》、儿童文学《聪明的大傻瓜》、长篇小说《黄金贵族》、《潘金莲》等。中篇小说《房管局长老焦头》获一九八二年河北省文联优秀作品奖。

绿色的爱

张风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625 印张 260,000 字 印数：1-7,27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00 定价：1.75 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短篇小说

1	我的来访者
21	雪地上的脚印
32	首席代表
47	不是爱情的故事
61	阴阳对话
76	饭市小巷
97	觅知音
112	一条闪光的玉带
130	晨雾爬过山岗
147	混凝土结构
157	海啊·小岛·不灭的火

中篇小说

169	绿色的爱
223	“哈哈”秘书长
269	白雪晶
364	后记

我的来访者

我们知青办原先在市革委大院，因为闹得市革委领导和各部室委办无法办公，就被赶了出来。说实在的，也是闹得慌。看吧，你还没有上班哩，那一群一伙的来访者就蜂拥而至，象排队买缺货一样挤在门口，或象赶大集那样挨个办公室转悠，他才不管你是哪个部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车的，地走的，也有担架抬来的，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后来，我们搬到了教育局、卫生局、机械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广播站那个大杂院，也不受欢迎，怎奈市革委领导说了话，他们也没有办法。

为了尽量减少对各局的影响，同时也为了保证本机关正常办公，大院行政处大发慈悲，在院门口远离办公楼的地方，辟出一方宝地，盖上两间平房，搞了个接待室。一进大门，就有一条醒目的红漆箭头指向那两间小平房。我呢，这个老接待员，就有了一個独立的小天地。

这天早上上班，五十来号人围在接待室门口，嘁嘁喳喳地议论着，见我走来，他们都悄没声了，并自动闪出道来。

我开了门，他们一下子占满七八条长椅，坐不下的就立着，他们把焦灼、期待甚至是愤怒的目光向我投来。

我弹了弹落在来访日记上的尘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开始用目光审视每一个来访者，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了。我可以从那一一张张各种各样的面孔上看出工作量的大小和难度的深浅，或者从中发现哪些是重复来访的，思索着他们可能提出的新问题。当然，这仅有一分钟默默的扫视，无疑增加了我的威严，从心理上使他们觉得我的可信和持重。

和别的工作一样，搞接待也大有规律可循。打倒“四人帮”后，我市根据安置能力，二年没搞上山下乡，因而，过去大量来访要求照顾留城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已下乡的能不能全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工作能否解决，也有反映有的早回来了，有的回不来，是不是有人走后门、开后门等等。我于是让大家都简单报一遍自己的问题，然后分门别类予以解答。如若我采取医生看病那样逐个问诊号脉，我一个人实在无法应付这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好在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在我把问题说清楚之后，他们一般是客客气气地与我点头告别。蛮不讲理的，极少见。

就在一批人要离去，另一批要进来时，一个下乡知识青年挤进来。他背一个军用挎包，三伏天里穿一件羊毛衫，戴一顶鸭舌帽，分开众人来到我面前。他把一只污黑的手在我来访日记上一拍，眼睛却不看我，盯在我身后墙上那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上。他说：“一个人能选择爸妈吗？”

对他的问题我颇感奇怪，便笑问：“你说呢？”

他向上翻了翻眼珠，从眼白里漾出一丝矜持的微笑，仍不看我说：“我说不能。可我的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都不管我。”

“你怎么会两个爸妈呢？”

“我也不知道，社会安排的。”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你又叫什么名字？”

“我真爸爸叫苏化南，铁路工人；假爸爸叫贾大同，文化局长。我叫贾小虎。”

我一愣。许多来访者叽叽喳喳议论，本来要走的，也停住脚步，想看个究竟。苏化南我不认识，但贾大同我是知道的。我笑了笑，说：“真有意思。”

他不再理我，眼光仍盯住宣传画上那个女青年，一个人在自语着：“贾爸爸光管我吃饭、睡觉、精神病，吃饭还往碗里放药片子。铁爸爸关门不让我进。我今年三十岁了，没有人管我……”

我摸不着头脑。我见他开始注视我，那一动不动的眼珠象个死羊眼。我于是警觉起来，根据我的经验，我判断他是精神病患者。与疯子谈问题，除非自己也是疯子。我于是抓起电话，要文化局，想让贾大同同志把他接回去。

电话要通了，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同志清脆的声音：“要哪儿？……对，你找谁？”

这时，忽然闯进一个中年汉子，进屋后，他的脑袋很快摇晃了两下，凭这快速的摇晃，他的眼光落在我身上。在他判断出我是这里的主人后，两步跨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面孔，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用哭腔沙哑地说：“同志……”

电话里传来那个女同志生气的声音：“找谁？……聋了！”接着她啪地把电话挂上。

我这才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忙走前一步，弯下腰，拉那个汉子：“同志，有话慢慢说，这是干什么呢！起来，

快起来……”

他象一堆钢铁那样沉重，宽厚的袒露在汗衫外边的紫铜色的皮肤抹了层油似的闪着亮光。他不起来，只呜呜地哭，用手背抹着鼻涕眼泪，说道：“你们，还我的老婆吧……”

我和来访者都愣住了。唯有贾小虎嘻嘻一笑，唱道：

理想，象美丽的朝露，
晨曦中你光彩夺目。
啊，
让我和你一起升腾，
去追寻太阳的脚步……

他唱着歌儿一蹦一跳地走出门去。

二

我在知青办当了六年接待员，遇到过许许多多麻烦事，都靠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觉悟，以及各方面的支持解决了。哭的，闹的，耍无赖的，不讲理的，由其所在单位做工作去；告发有人走后门的，我就亲自去调查，然后写简报发出去，让上上下下都知道，虽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群众也算出了气，他本人也丢了面子，碰上市委领导同志说句话，就够他喝一壶的；家长来反映下乡知青受迫害的，我就象娘家人一样一趟一趟跑公安局，敦促将凶手罪犯尽快归案……但是，象今天这样，跑来了个大汉长跪不起，一把鼻涕一把泪向我耍老婆的，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过。

我费了很大劲，在来访群众帮助下，总算把那汉子拉了

起来。喝！真是个大汉！一米八、九的个头，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浓密的黄褐色络腮胡子，额头挺着三条深深的抬头纹，高突的眉骨下有一双黑多白少的大眼；此刻，混沌的泪水、汗水，以及灰尘调合在一起，涂抹在他那张枣红色的方脸盘上。他站在那里，那双含浑不清的大眼向我投来哀求和愤懑相混杂的光。

我招呼他坐下，问道：“你是知识青年吗？”

听见我问，那汉子摇摇头，说：“不是。俺是赵城县桥头公社封甫村社员，叫高洛遑。”

我飞快地在他脸上扫视一下，我在分析我的这个来访者。莫非他的老婆是知识青年？不然，他就不会跑到我这里来。那么，她出了什么问题？与人通奸？被强奸？被杀害？如若不是这样，这六尺大汉何以轻弹泪水？我于是感到问题的严重。我紧张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心里很不平静。但我依然以一种接待员所特有的沉稳，继续问他，并在日记上做着详细的笔录：

“你爱人是知识青年吗？”

他嗯了一声。

我的心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的语气急促起来：“她怎么了？”

“她，她……咳！”

他用那碗口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就唏嘘涕零，说不出话来了。我想他准是有什么难言的事，便站起来对那些直愣着脖子瞪大眼睛看新奇的来访者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都先出去。等他们走了，我随手关上门，又坐下来，和蔼地对他说：“同志，别激动，慢慢说吧！”

谁知，这个人脾气挺怪，并不理解我的好意。他瞅一眼

趴在窗口看热闹的群众，蓦地起身把门打开，冲着门外那一大群人吼道：“怕什么？不要这么掩掩盖盖的！你们大伙说，世上有这样的事吗？现在，我摸不着她；摸着了，我非揍死她不可！”他接着骂了一句粗鲁的话。这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许多干部也都跑来了。

我拖他回来。他一甩胳膊，把我甩出好远，接着，用手指着我的鼻尖，眼珠子瞪圆了，那脸相使人想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大声吼叫，呵斥之声如霹雳闪电，响连四壁：“你们，都是你们，不干一点人事儿！”

看他那一脸怒气，我真怕他给我一拳头。唉，今天真倒霉，刚送走一个精神病，又来了一个黑旋风！但是，我不能和他生气，只好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同志，坐下，把问题说清楚。有政府做主，该解决的一定解决。你应该相信我们。”我顿了顿，接着语气坚决地说，“如果你老这样大吵大闹，我就不管你了！”

他侧着耳朵，静静地听我说话。到后来，他一脸怒气渐渐消失了，如同阴沉的天打开了一条缝，出现了令人害怕的微笑。他一步一步向我逼近，那双黑多白少的大眼直瞪瞪地盯住我，一双大手颤抖着举起来。当他的鼻尖快要触碰到我的头发时，他猛地一歪脖子，同时那一双铁勾子一样的大手抓住我的双手摇撼着，用那悲凄的沙哑的哭腔说道：

“行行好吧，同志，把老婆还给我，还给我呵！……”

豆大的泪珠子从他那大眼眶里滚出来，滴在早已穿成灰黑色的汗衫上了。

我仍镇静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怎么了？”

他又摇了一下我的手。我只觉得我的手骨快要被捏碎了。

“苏丽娟！她……咳，你什么不知道呢？”

“苏丽娟……”我重复着这个名字。在我的大脑中，亿万个记忆灶象繁星一样在闪烁。尽管，我一天中要接待二三百人，但苏丽娟这个名字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的脑际里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个瘦弱的女人……

三

春季的一天，中午十二点半了，我好不容易把几个腻歪户打发走，肚子已经叽哩咕噜叫唤了。我要回家吃饭去。

我锁上门，猛一转身，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站在我的身后。

“张同志，我的信你见了把？”她文静地说，头儿低着，两眼瞅着自己的脚尖，羞涩而又腼腆。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扯着她的衣角，仰起黄黄的小脸蛋，眉毛鼻子蹙在一起，嚷道：“娘，我饿了，饿了……”

她把孩子往身边一拉，轻声地说：“宝儿，乖，听大人说话……”

“我不，我饥！”宝儿在她的腿上拧麻花。

她于是揽起宝儿，撩起前襟，把乳头塞进他嘴里。宝儿象只小猪一样吸吮着乳汁。她便照旧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期待我的回答。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苏丽娟。”

“哦……”我打量了她一下。她中等个子，身材苗条，穿着十分朴素，袖口衣领显然洗破了，补缀上一条补钉，但这补钉如同特意设计的花边，使一身旧衣服增彩不少。尽管

她已做了妈妈，尽管岁月同样无情地在她那白皙的脸上镂刻下细细的纹络，但那身段、那神态，却依然保留着少女的丰韵，保留着城市姑娘的气质。她已经是三次给我们来信要求回城了。为了表示我知道她来过信，并表示准备和她谈一次，我便说道：“苏丽娟同志，你下午来一下。”

她微微低了低下颏，说了声“好吧”，但却不走，抱着宝儿站在雪地里，目送我远去。

下午上班时，我恍惚看见在哪个局的楼道里有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的身影，但我还没顾得上再看一眼，就被来访者拥进屋里。一个下午，我极力在来访的人群里搜寻她，却不见她的影子。

在我送走最后一个来访者，准备回家时，她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一样，站在我的门口，怀里抱着睡熟的宝儿，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

屋里很静，只听见日光灯嗡嗡地响。

“小苏，下午怎么没来？”我说，“快坐下吧！”

她轻轻地把宝儿顺在长椅上，微微叹了口气，眉尖蹙在一块，就势坐在宝儿脚下。

“那么多的人，怎么好意思说呢！”她忽然仰起头，目光一直盯着我，“张同志，让我回来吧！我爸爸在铁路上跑车，常不沾家；妹妹随军到了青海；家中就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患病在床。唉！有一次，她下地解手，一头栽下去，差一点……”

说到伤心处，她嚤嚤啜泣，尖削的肩胛抽搐着。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在村里牵肠挂肚，谁家的姑娘不疼娘？于是，就断不了回家看看。一来一去，误工不说，光盘费也得花六、七块。张同志，六、七块钱，在乡下就是一个月的

工啊！我怎么能走得起呀！”

她讲的这些，在信中都已说了，我不想再听下去。从她来了信后，我就把她的困难向领导作了汇报。当时，已婚知青还没开回城这个口。领导指示我调查一下并和县里取得联系。经了解，她信中讲的情况属实。我于是分析她要求回城的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条是照顾母病，一条是经济困难。但是，我们怎么能因为这两条而忍心分离他们夫妻呢？打倒“四人帮”后，那些牛郎织女尽量往一块堆凑，不愿再唱天河配了，因而，把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拽回城似有不妥。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又符合有关政策，我便拿出请所在县安排的意见。一旦县里给她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她的经济条件就马上可以改善，也有能力利用节假日回家照看母亲，最重要的他们夫妻可以不分离。毕竟一个人不能与父母过一辈子，而两口子则要白头偕老。我于是挂长途与赵城县知青办侯主任商量，但刚一交谈就顶了，侯主任的气儿还挺大。他说：“老张，你行了吧！前几年你市里这么多青年没法安排，我们农村给你接了，虽说不叫包袱，反正你们扔给我们背了。他们和农民争钱、争粮，农民还要好好照看他们，费了多少心呀！农民得到什么好处呢？农民想进你的城市，你就搬出农业人口不准进城的金牌，处处限制，真是比登天还难。你们那么大的城市，来抠我们县里的招工指标，亏你说出口。老张，你要是非让我们安排也行，我们安排一个，你们也给我们安排一个……”怎么办呢？我必须探索出一条路子来。

“小苏，你回城，你丈夫同意吗？”我问她。

她羞涩地点点头，说：“他不拦我，他知道我的苦处。将来，我还可以调回去……”

我担心地对她说：“小苏啊，你可要慎重考虑，这关系到你们家庭的和睦。”

她嫣然一笑：“老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们结婚四年了，宝儿都这么大了，谁还能变心吗？”

我也笑了：“我总是不放心，不能不提醒你。”

她说：“是啊，领导想的周全……”

从那以后，我又接触了一些类似的情况，于是提出了解决与农民结婚知青的回城意见，规定了一些条件，其中特别强调女知青回城要写保证书，保证不忘原来的男人；同时，还要有男方的同意书。没有这两书，一律不办。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苏丽娟很快办完了手续，回了城，并被安排在文化局下属的新苑影院收门票。她高兴极了。上班后，穿了一身新衣服，牵着宝儿到接待室来感谢我。

记得我曾戏笑地说：“小苏，进城上了班，可不能当陈世美，当心老包的铡刀！”

她抿嘴笑了：“哪能呢，都写了保证书了。”

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太可笑了。我们只相信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只相信那些写在纸上的君子协定，殊不知人心是在变的呀！

四

我向办公楼打了个电话，叫秘书科的小牛先到接待室盯一下门户，我准备到文化局去一趟。走前，我对高洛逵说：“你等等，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一进文化局那个小独院，迎面碰上贾大同。他嘿嘿笑

着，握住我的手：“是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忙人吹到我这独门小院？”

他一边风趣地和我打招呼，一边拖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真羡慕他这个乐天派的性格，那张脸相似乎永远不知什么叫忧愁，就是在挨批斗时，还断不了出洋相，把批斗他的人都逗乐了。

“小丁，沏壶茶来！”他吩咐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笑盈盈地提着水壶出去了。我望了她一眼，心想：这也许就是刚才骂我“聋了”的那个人，好厉害的丫头……

“老贾，你这儿出了陈世美了。”我说，“咱们不能光在戏台上充包龙图，在实际生活中当皇国太呀！”

他一仰脖子大笑了一阵，说：“这儿真有陈世美，我就是黑老包！”

我接上说：“老贾，说正经的，新苑影院春天招了个女知识青年，叫苏丽娟，你认识她吗？”

老贾说：“她呀，甭说认识，我一直看她长大的……”

“哦……”我一惊，看他一眼，“那太好了。”

我把她半年多不回农村的家，她丈夫写信不回信，来找她，她不见的事说了一遍。

老贾听了，蓦地站起来：“这还了得！不管过去怎么样，现在与人家结为夫妻，就得一心一意。”他对提着茶具轻盈地走进来的小丁说“小丁，你去把丽娟找来！”

小丁却不动，说：“一大早就有个乡下老头子来找她，我给新苑挂了电话，说她不在。那老头子不信，赖着不走。我一看那腻歪劲就火了，三把两把把他推了出去……”

原来，高洛逵在这儿遇上这个厉害姑娘，吃了混汤面加闭门羹。

“你亲自跑一趟去，就说我找她。”老贾坚持说。小丁点点头走出小院门。

我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喷出淡蓝色烟雾，问道：“老贾，那个贾小虎可是你的儿子？”

“那没错！”他瞪着我，“他在哪儿？我正找他呢。”

“刚才在我的接待室，现在不知哪儿去了。他说你不是他亲爸爸，他的亲爸爸是铁路工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又是怎么疯的？”

“唉！”他叹了口气，这大约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听他叹气，说明他遇上棘手的难题了，“这，说起来话长，也与苏丽娟有关系。”

他呷了口茶水，清清嗓门，象要来一段大花脸似的讲了起来。

贾大同与苏化南原是一对老邻居，一住就是二十几年。贾小虎与苏丽娟又是同年生人。当两位夫人腹部隆起时，贾大同对苏化南说：“老伙计，咱们是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要是既是近邻又是热亲不就更好吗？你干不干？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不是一个品种的，就叫他们结为夫妻。”

苏化南是个老实巴脚的工人，只是憨憨地笑笑：“咱可不能搞父母包办。”

“管他包办不包办，他们不愿意，还兴造反嘛。”贾大同兴趣依然很高，吩咐两位夫人一个备酒，一个炒菜，两个“老亲家”滋儿滋儿地喝上了。

谁知，天公作美，真真生下一男一女。小虎与丽娟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过家家，扮夫妻，很是亲爱。稍大，知道父母指腹为婚，更是处处留意，希冀着美好幸福的一天。小虎爱好文学，立志要当一名诗人；丽娟爱好外语，想